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碧梧雙鳳和鳴

自是，生為錦娘苦勸，漸理家政，稍治姻事矣。然自歸後，未嘗與瓊相見，托錦達情。瓊曰：「言別期久，欲見心切。然郎為妹傷情，我亦為妹切念，悲哀情篤，歡愛意疏，且伊邇婚期，願郎自珍。」錦復於生，生曰：「吾此時憂切，非為風情。但偶有一事，欲見相議耳。」錦問其由，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，且出其所作《閨怨》。錦以事告瓊，瓊曰：「萬里遠來，若不並娶，彼將何之？吾固非妒婦也。」生托錦以事白之趙母及李老夫人，夫人曰：「瓊意何如？」錦曰：「願之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待吾細思之。」錦曰：「彼邊庭遠至，若不得婚，必訟於官，似為不雅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娶之不妨。」錦因對生言，生大歡喜。翌日，二郎遣舊媒來言姻事。生正猶豫之際，忽見來僕自荊州回，以生自起行後，父聞總兵遣女回家就親，懼生為彼所訟，故遣僕致書，命並娶以息爭端。生與叔意遂決。復書。請二郎面議。

次日，二郎白馬雕鞍，皂蓋方旗，侍從錦袍，金鎧銀鏃，儀衛之盛，遂造白郎之門。生與叔衣冠迎接。坐定，二郎曰：「請家姊夫相見。」生笑曰：「不才路次輕誑公子，獲罪殊深，願公見諒。」二郎曰：「早知是吾姊夫，途中不加意痛飲耶？」因兩釋形骸，款洽言笑。生大設席，二郎痛飲。婚期之議已成，二郎遣人歸報徽音。生曰：「吾附去書，看還醒目否？」

洗耳尚未乾，忽聞佳信至。舟中探花郎，天上乘鸞使。何事重悽慘？應傾多嬌媚。藍橋會有期，秋波煩轉視。

徽音見之，略無動容。蓋平時喜慍不形性，堅定固然也。二郎至晚回家，為道詳悉，亦治姻具以應婚期。生擇於五月十一日畢姻。是日也，榴火飛紅，燦爛百花迎曉日；蓮金獻瑞，芬香十里逐和風。滿道上，百千祥光；一簾中，十分春色。車行馬驟，廣寒宮裡嫦娥來；樂奏聲喧，閭闔殿前仙侶至。星郎游洛浦，濟濟踰踰；神女下瑤台，嬌嬌綽綽。更有丫鬟數輩，皆美麗之名姬；童僕幾人，悉天曹之力士。登筵佳客，何殊珠履三千；人幕女實，直賽金釵十二。旗華之盛，儀衛之多，不能盡述也。客有善為畫史者，作碧梧雙鳳圖以獻，生愛之，與徽音、瓊姐聯詩曰：

金井舞丹梧（白生），高崗鳥鳴呼。五神浮神采（徽音），百尺長蒼瑚。藻酬朔清濱（瓊姐），鳳翎入翠圖。銀床萋樂葉（白生），丹穴試雙顧。花開朝陽地（徽音），楚宮棲鳳都。齊聲調律呂（瓊姐），合味更醒醐。化翼終天會（白生），衝霄千仞途。瓊枝應向我（徽音），徽韻自知吾。綠蔭留萬載（瓊姐），端與九包符（白生）。

錦娘見事畢，即向前拜老母曰：「老母今幸有托，女當放心去矣。」趙母驚曰：「何出此言？」錦娘曰：「烈女貞妻，此方立身之正，失節淫欲，安可久存人世。女蒙白郎不棄，觀其文詞清雅，一表非俗。卻之不是，從之今為罪人，有何顏立於世矣。女諒白郎，非忘情輩，可托以養母之天年，女即歸九泉，同奇妹伴矣。」兩行流淚，言罷，翻身欲撞階前而死。滿堂流淚，徽音向前抱定，白生、瓊姐、趙母、李夫人俱向前■住，一時間才轉陽世。白生哭曰：「何故別人之速耶！」徽音曰：「姊生妾生，姊亡妾亦亡，四人不留，白郎何存。乞定省思之。」錦娘才方開目，哭曰：「留妾不見奇，奇死錦不死，慟哉，慟哉！」皆放聲大哭。眾人再三苦勸，錦娘定省，拜趙母、李夫人，謝徽音小姐並白郎、瓊姐。李夫人曰：「事至今日，正好團圓。汝四人近前，聽我一言。」各依命向前跪下，李夫人曰：「論姊妹，錦娘為大居長，徽音小姐居次，小女居末，共事白郎，無得推脫。」錦娘曰：「妾乃罪首，安敢事白郎。倖存革命，乞歸奉老母足矣。」白生曰：「何其棄舊，汝離我死。可依李母之言。」徽音辭曰：「苟全小妾，皆令愛之恩，何敢居其上。該令愛居長，妾居末足矣。」瓊曰：「老母之命，勿推。」再三謙遜不定，以目目白生。生曰：「勿分大小，各以姊妹之禮相待。」其事方決。趙母笑曰：「有此手段，亦有此安頓。」致筵慶賀，送入洞房。一生三女，排行攜手，真為人間之極趣也。不題。

卻說徽音，入門之後，待錦娘、瓊姐無不週悉，奉趙母老夫人，則盡恭敬。凡於生前有所咨稟，必托錦、瓊代言。其賢於人遠矣。